

文獻通考

三百四十六卷八

四裔考

| | | | |
|------|----|----|------|
| 漢書門 | | | |
| 六〇〇號 | 二函 | 一册 | 一四〇册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六〇〇號 | 一册 | 五函 | 九册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600 | |
| 冊數 | 140 (140) | | |
| 函號 | 294 | 6 | |

三百四十六



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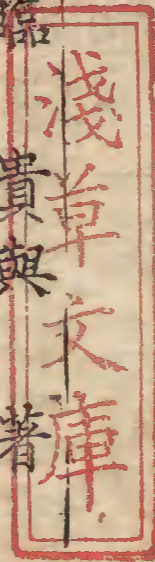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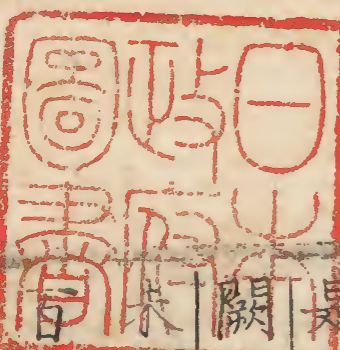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契丹中

宋太祖皇帝受命務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夷狄先是五代募民盜戎人馬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乃令盡還所盜馬仍禁民毋得出塞外盜者幾虜衆入寇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之獲馬四匹乾德二年命昭義軍節度李繼勳攻遼州州將杜延韜以城降虜寇平晉軍三年四年俱寇易

州開寶二年車駕征河東虜兩道率衆來援何繼筠韓重斌等敗其師是秋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



以為左羽林將軍仍令涿州豐州刺史三重安上
言契丹日利月利等部凡一十六族歸款詔官其
首領是歲述律為帳下所殺國入立兀欲之子明
記號明照王子稱天贊皇帝改元保寧三年六月
虜六萬騎寇定州遣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
千人赴之上謂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陣以
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
小却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眾值暮夜入保遂
城虜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眾開南門
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軍中不亡一矢北邊
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是益修邊備嘗謂左右
曰若虜敢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其

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此虜盡矣
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
孫全興言欲講和之意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八
年三月遣使來聘太祖召見宴賜禮遣之詔太常
丞呂端報聘自是始交中國八月又遣其左衛大
將軍耶律霸德等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厚
賜之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
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
所未嘗見也十二月又遣使獻御衣及馬賀來年
正月詔遣宋準等報聘九年二月其使耶律延顯
來賀長春節五月命田守奇等報聘是歲十二月
以國哀遣使來修聘禮大平興國二年遣使賀太

宗即位四月又遣使奉貢助太祖山陵五月令起居舍人辛仲甫等報聘繼又遣使來賀乾明節自此聘使不絕四年二月車駕征河東次趙州遣其臣耶律拽刺梅里奉書問起居俄而虜騎數萬寇石嶺關以援晉陽為郭進所敗及太原還上親征幽州虜聞上之至皆不敢居城中及數萬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虜渤海兵三百餘人來降未幾其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延素率官屬十四人降以延素為右監門衛將軍又其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降自王師之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傳於城下命諸將攻城定國軍節度宋偓南面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

保靜軍節度劉遇東面定武軍節度孟玄詰西面旬有五日以士卒疲頓班師十月大寇關南劉延翰崔亮進崔翰等三將會兵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戎馬兵器甚衆十一月嵐州忻州皆破其師五年三月十萬衆寇代州為潘美楊業所敗俘獲甚衆十一月契丹萬騎寇雄州車駕北征次大名虜遁去上乘勝欲討幽州李昉扈蒙等以為大兵所聚轉餉是資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躪尤極蕭然恐不敢調發乃下詔南歸六年正月九月俱寇易州擊退之七年明記卒偽謚景宗孝成皇帝子常王隆緒立纔十二歲母蕭氏專國是歲五月虜三萬三道來寇一襲鴈門潘美擊破之遂北入

其境破其壘三十六一攻府州折御卿大破之於
新澤擒酋長百餘人斬首七百級一寇高陽關崔
亮進擊敗之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十月
詔禁民入北界擄略及竊盜仰所屬州軍收捉重
斷所盜之物送還十二月日利月利沒細兀瑤等
十一族七萬餘帳內徙歸附豐州刺史王承美出
兵迎之與虜戰大破之斬首二千級八年二月承
美又破其師逐北至青冢降者三千帳獲羊馬萬
計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
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蕭
氏蕭內行不正私於大將韓德讓等寵幸用事國
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為然三年

正月大發師出塞進討曹彬崔亮進米信等趨涿
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美楊業等出鴈門剋期齊
舉彬等所向克捷多所虜獲降其招安使大鵬翼
康州刺史馬頹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
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王
師擒獲虜中首領自是應募者衆初師出之日上
謂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雲應卿等以十餘萬衆
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萃勁兵於幽
州兵既聚不暇為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虜地美
果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取飛狐靈丘蔚州山後
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
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慮

斷饒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且盡還軍以援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虜功少於美等競畫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裏三十日糧復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無復行伍將至岐溝關虜騎迫及與戰三師不利彬等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彥進信赴關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孟曹汝潞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強壯指揮使劉鈞率兵襲岐溝

關破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代州為副部署盧漢贇擊破於土鎧堡斬首二千級生擒五百人獲馬千匹四年正月復入寇三關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思宿將劉廷讓宋偓張永德罷節制在環衛欲令擊虜自効遂遣廷讓屯雄州偓屯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讓與虜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虜復入深祁陷易州殺略甚衆又寇定遠軍城中兵少人心甚危知軍著作都曹諫慮不能守殺數人乃定虜遂引去上為下哀痛之詔大發兵戍鎮定高陽關每遣屯守上必授以成算端拱元年十一月復寇中山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唐

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豐王承美言契丹頻歲略州境族帳漢民皆奔毛駝山東黑山以避之承美皆以州兵擊退詔書褒美彬等師既不虜復取雲應朔等州二年詔緣邊作方田頒條置量地里之遠近列置寨柵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明年虜遣人至雄州求通好部署劉福以聞上令許之既使卒不至至道元年正月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鬼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先是虜與賊遷相結以窺邊境上密授成筭於府州折御卿為之備至是御卿率輕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為州兵躡其後虜衆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委

其輜重涉河而遁虜將號突厥大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大將一人德威僅以身免勒浪等族既與虜有隙悉款塞內附令御卿將兵迎之分處於河南自府州抵平夏帳幕連屬數百里凡得精甲萬餘騎以馬尾為歸德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四月數千騎寇雄州為何承矩所敗梟其鐵林大將一人真宗咸平元年契丹于越王三寨監使馬守玉等百七十口內附上召見問勞守玉等自言苦暴斂重役遂謀向化詔賜衣服繒綵給近甸良田處之是冬虜衆萬騎來三路先鋒逆擊於廉良路殺二千餘人獲馬五百疋十二月詔親征上御鎧甲於中軍命樞密使王顯押後隊橫亘

數十里督諸將進戰虜襲真州州兵擊於城南斬
千餘人奪馬萬餘疋又府州率兵入五合川破拔
黃太尉寨盡殺帳下焚獲不可勝計三年虜縱掠
高陽關貝異都部署范廷召擊於莫州東斬首萬
餘級盡奪所掠老幼而還四年十一月戎人逼威
虜軍王顯等全師至大破虜戮二萬餘人獲其偽
署大王統軍鉄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獲甲馬
甚衆餘奔北號慟滿野自此歲侵邊界所在擊走
之六年七月偽供奉官李信來降言其國中事云
明記四子長即隆緒次隆慶隆裕幼鄭哥早亡國
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約
萬八千餘騎其偽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

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
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餘常衛戎主九萬三千九
百餘即入寇兵也其國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
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古遼陽城即號為界東
京者也又京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其國用漢文法
使印八角而圓又東南樓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
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賜器幣冠帶上召鎮
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
向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
蓋亦常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陷然後不能為
害願專責將帥不須戎輅親舉景德元年閏九月
虜主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

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攻保州不利別部寇岢嵐
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戎主與母率衆至唐河
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既而不交鋒緣胡盧
河而東虜遂南熾攻圍瀛州詔威虜岢嵐軍保州
莫州北平寨部署入北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既
而大破虜衆捷奏連上十一月虜衆急攻瀛州晝
夜鼓噪大設攻具負板秉燭驅突人乘城城上發
礮石巨木擊之皆墜戎首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
矢發如雨虜為城兵所殺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
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以遊兵逼真州城
知州王嶼擊走虜衆猶二十萬詔諸路兵會天雄
軍車駕北巡以山東南道節度李繼隆為駕前陳

面排陣使西上閣門使孫全照為都鈐轄南作坊
使張旻為鈐轄武寧節度駙馬都尉石保吉為駕
前西面排陣使侍衛步軍都虞候王隱為都鈐轄
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及令諸路將帥速赴行
在又詔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部率丁
夫鑿河冰又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
使高瓊既而虜衆過天雄犯德清軍抵澶州北直
犯大陣圍合三面王師既成列都排陣使李繼隆
等分伏勁弩以控要害其貴將順國王撻覽有機
勇所領皆銳兵方為先鋒異旗幟出行陣督戰伏
弩齊發矢中額而墮暮夜至寨死虜大挫衄退却
不敢動初定州路副都部署王繼忠戰敗陷虜虜

授以官繼忠嘗為虜言和好之利至是雖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達闕下上覽奏以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上未許虜之攻瀛州也繼忠復附奏乞遣使議和乃命曹利用持書往至大名王欽若疑虜不誠留之不遣繼忠又奏言頗兵不敢劫掠以待王入之至乃詔督利用前去利用至虜營戎每禮遇甚勤遣飛龍使韓杞隨利用至行闕先是繼忠上章及杞至皆以求關南地為名上以事在前朝不許利用至契丹帳數沮割地之議乃許以歲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虜主請以兄事上遣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來聘杞與

東之來皆言國母附問起居以其專政自是皆致聘問每歲別以金帛遺之令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報聘遺以衣服茶藥金器等東之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部署及諸州軍勿出兵繼契丹還蕃二年春詔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與北界貿易瀛代州部送契丹降人詔以請盟後者還是年以其母生日遣孫僅等往使戎主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厚僅等辭還賫以器服及馬五百餘疋自郊勞至于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十一月契丹母及其主各遣使來賀承天節又遣使來賀來年正月遣使報聘如之自

是歲以為常四年戶部員外郎李維使還言虜主見漢使強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官屬隨帳自辦器械糗糧自是遇漢使益厚大凡蕃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虜主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大中祥符元年契丹置館於拒馬河北以候朝使二月戶部副使宋搏使還言契丹所居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庠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垣墻宮中有武功殿其主居之文化殿毋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然蕃夷性不檢每宴集有不拜而懈惰者二年十二月蕭氏卒遣使弔奠致賻是年其相韓德讓死德讓專政有智略契丹推服自蕭氏卒德讓繼死虜主闇弱隆慶

尤桀黠衆心附焉其年契丹將伐高麗命所部南北大王皮室乙室頻畢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賦車二千乘凡調發先下令使自辦兵器駝馬糧糗故其抄略所得不補所失又索境內漢口有罪者配軍為驍民皆嗟怨十月遣使來告征高麗十一月虜主自遼陽親伐高麗大為高麗敗覆帳族卒乘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太半乃令幽薊選士人以補其乏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署中京又置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泊自雍州白溝驛度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右督元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劉李河六十里至良鄉縣度盧孤河六十里至幽州偽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

南為之正南曰啓夏門內有元和殿洪政殿東門
曰宣和城中坊門皆有樓有閔忠寺本唐太宗為
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又有開泰寺魏王耶律漢寧
造皆邀朝使遊觀成南門內有于越王廨為宴集
之所門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請和後易之即桑
乾河出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
後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楮谷山五龍池過温
餘河大夏坡坡西北耶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
順州東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
牛闌山七十里至檀州自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
溝館川原平廣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
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

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度河九十里至古北口
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穀弓連繩
本范陽防扼奚契之所最為隘策然幽州東趨營
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又度德勝嶺
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
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来館蓋山中有卧佛像故
也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
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
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
漉沙石鍊得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
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
號曰踏追所居屋皆就山墻開門過松亭嶺甚險

嶮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餘編荆為籬
鍛鉄為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
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
自北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
渤海人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林木國王多於此
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
垣庠小方圓纜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閣之制南
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
天衢道闌望闕次至大同館其北正門曰陽德閭
闔城內西南隅岡山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
自過古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壁亦務耕種但有
桑柘所種皆從隴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

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
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粝糲
自中京至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窰館
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
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
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
於契丹置饒樂州也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
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館館
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
中有阿保樸廟所服鞞尚在長四五尺許又四十
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丹舊境蓋其南
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

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
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甍廬亦皆東向臨潢西
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
草掘丈餘即有堅冰天禧四年工部員外郎知制
誥宋緩充使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
京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
北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
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
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
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殺鞑河館過惠州城二
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舍倉廩人多漢
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北

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內都烏館蕃語謂山為訥
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
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
至水泊館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
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此過冬凡八十里至
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
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
舍及歷荆榛荒草復度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
處又云祭天地之所東向設甍屋署曰省方殿無
階以氊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甍屋署曰慶
壽殿去尚山遠國主帳在甍屋西北望之不見嘗
出三豹甚馴馬上附胡入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

罩魚設氈廬於河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覈舉火
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迴至張司空
館聞國主在上河上罩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初
封常玉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
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
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皆胡
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為
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
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穿袍
加義襪繫鞞鞞帶以黃紅色條裏革為之用金玉
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簷不撇雙
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皂幅巾

紫穿袍束帶大夫或綠巾綠花穿袍中單多紅綠
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
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裘弓以皮為弦
箭削樺為箠鞞勒輕缺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
頭為扞腰

按三朝契丹傳所言自幽州迤北至遼
主所都中京上京道里與五代史四夷
附錄所載胡嶠所述小異故並錄之以
俟參攷

契丹下

乾興元年真宗崩遣使告哀并贈以遺留物虜主
隆緒聞訃發哀甚慟遣使來吊祭隆緒又謂其國

后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汝得名通中國并以珠
珂等物獻太后又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
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易之又遣使來
賀登極隆緒卒立二十四年年六十一謚天輔皇
帝廟號聖宗遣使告哀帝及太后各北向舉哭詔
為罷朝七日京師及邊州禁樂七日遣使祭奠吊
慰隆緒歲獻方物皆親閱必使羨好中意守約甚
堅未嘗稍啓邊隙既卒其第八子宗真立小名木
不孤為皇太子及即位軍國事專制於其母順聖
元妃加號曰法天皇太后慶曆二年元昊未平宗
真知中國厭兵用劉六符議聚兵幽涿聲言入寇
遣使蕭英劉六符來致書曰大契丹皇帝致書兄

大宋皇帝惟瓦橋關南本石晉所割而柴氏狂謀
掠我十縣自太祖創業始通隣好及太宗繼位才
定并汾而無名興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之獲
退自是穆鎮國強兵南北王府歲有戍境之勞備
渝盟之事竊審專命將臣薄伐河右且李元昊稱
藩尚主北朝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
為報况營築長隄堵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
既稔猜嫌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願以晉
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敵國共康黎元
使者至雖以請地求婚為言而其指頗欲邀歲賂
仁宗重用兵遣富弼符惟忠報以書曰昔我烈考
章聖皇帝惠養天下與大契丹弭兵講好通聘著

盟迨于續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
專致使臣貽及緘問言瓦橋內地晉陽故封石氏
所割周朝所復皆事繫累代安及本朝况太宗皇
帝親征劉繼元而北兵來援以至交鋒石嶺是以
有幽薊之役元昊我之叛臣邇議討除已嘗遣杜
防郭稹傳道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澤蓋霖潦衍
溢當致繕防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邊臣常職
彼此何疑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宜遵先
志共保隣權初虜在捺鉢沒打河弼惟忠見行帳
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
何也宗真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
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

而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
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與中國通好則主
專所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於臣下而
主受其禍故欲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宗真
驚曰何也弼曰晉末帝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
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大臣之家而壯
士健馬斃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
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中外一心北朝欲用兵能
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借使必勝
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
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上奉使者歲一二八
耳羣臣何利焉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鴈門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
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其闕
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
異代故地豈北朝利哉今主上命使臣則有詞矣
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
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因爭地多殺兩朝赤子
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
地鬼神豈可欺哉宗真感悟遂欲求婚弼對婚姻
易此生隙不若歲幣之久也本朝長公主齎送不
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宗真曰而且歸矣

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宜遂以誓書來弼既歸復命
再同張茂實往聘詔弼草答詔及誓書弼請增誓
書三事毋廣開澶淀增屯兵騎容受叛亡錄副以
行中使持誓書追至武疆授之時宰相呂夷簡害
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同異則無以
反命乃密啓觀之果如所料即奏列其事先遣屬
官蔡挺馳白執政上亟召對弼以禮物屬茂實疾
馳至京師以晡入見一夕易書而行既至契丹宗
真求誓書用獻納二字弼力折之宗真知不可乃
罷且約令元昊復來臣自此遂增銀紵為五十萬
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
西師而宰相呂夷簡持之不堅許之過厚其後遂

為無窮之敝虜既得增幣因勒石紀功擢劉六符為貴官四年元昊納契丹降人契丹問罪遣使來告出師皇祐元年遣使來言師還告捷四年以契丹賀乾元節書嘗去國號而稱南北朝詔兩制臺諫官議以為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答書復稱大宋大契丹至和元年使來言通好五十年宗真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欲交馳畫像庶瞻覲以紓兄弟之情二年遣以馴象二年四月遣使賀乾天節因持宗真畫像來其年八月宗真卒立二十五年年四十一謚文成皇帝廟號興宗詔輟朝發哀禁樂遣使慰奠皆如故事宗真性輕佻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入約為兄弟出入

其家至拜其父母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子洪基立嘉祐元年來聘再求聖容又以洪基像來詔許之六年五月詔河北緣邊安撫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禁詰之契丹驅所犯入榜境上及隆緒統和二十四年亦下令禁約其後北人或自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邊吏因循不能止至趙滋守雄州遣人射殺其人破其舟遂嚴捕魚之禁自慶曆增歲賂契丹寢驕而貴臣杜防將死又教契丹以辨爭小事無輒置使中國常為我所撓則金帛時至持久之術也自此使者之

來多頡頏爭禮被邊數侵禁地又為石墻於銀坊
城以動真定之北寨越耕薙子平夜遣人拔我容
城柳朝廷待以異類雖加譙諭亦不聞直取必而
塘水益廣兵備甚飭矣契丹每歲上旬出行射獵
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冰鉤魚冰泮即縱鷹
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徑避暑七月上旬後
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効鹿鳴既集而射之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中書省
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
漢事其惕隱宗室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
林學士也夷離巾刺史也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
下佐吏則有敝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分領

兵馬則有統軍待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
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鈐轄遙
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頗必里九
克漢入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太師一百六十九
百家奚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藉為兵將
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
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
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
所剽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
入者別為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
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
餘以盆焚酒食謂之燒餅十宮各有民戶出兵馬

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
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厥曰長寧宮燕
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
曰文忠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
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凡受冊積柴
升其上大會蕃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
得預有譚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
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譚
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瑟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
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
明日與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
震自阿保機相承二百餘年盡有契丹奚渤海及

幽燕雲朔故地四面與高麗安定女真黑水灰國
屋惹國破古魯阿里眉鐵离靺鞨党項突厥土渾
于厥括不古室韋越离喜等諸國相隣高昌龜茲
于闐大尔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
土宜羊馬馬庠而善走人能寒苦而衆故諸國憚
之每正兵一名自備馬三疋韉鞍馬甲皮鐵視其
力人鐵田九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弓四箭
四百長短鎗鎗鋸鉞斧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粉
袋搭鈎氈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粉一斗以九月
末南來十二月退散伐桑柘園圃焚燒室屋虜掠
老幼婦女所過城邑不可擊者聲言治攻其脅使
自守不出每城門輒以百餘人刺候或城中突出

力不敵則走還集衆兵往鬪號簇門兵津濟徑路
皆巡視絞絡若攻城驅所掠老幼運薪土塞池壕
引滿以居其後置陣必預度山水地闊狹馬五百
或七百為隊每十隊次第更進以一隊奔突哮噉
擾我軍疲困則退而飲食休息新羈者進回環不
已又以草穀家丁楊塵助聲勢於其旁官軍多步
兵裹糧負甲退而食息又為所乘若累日不解則
困于賊戎主則以精兵自隨命曰護駕兵馬其大
略如此自隆緒改元統和至二十九年改開泰訖
九年明年改太平至十一年宗真立改景福明年
又改重熙重熙二十三年洪基立改清寧清寧九
年即治平四年也英宗崩遣使吊祭神宗登極遣

使來賀既而修涿易二州城增兵馬葺器械積芻
糧而燕民數漁我界河至遣兵遮護官軍相與鬪
射或追焚其舟又創遣邏騎越拒馬河入歸信容
城兩屬地內緣邊安撫王臨請於保州塘灤西築
隄植木引水種稻為方田作溝以限戎馬熙寧初
王師取熙河置河北三十七將籍保甲廣武備洪
基疑焉數欲辨爭小事以嘗試中國七年遂遣蕭
禧來致書謂蔚應朔三州土田昨安鋪舍南北永
標於定舍往來悉絕於姦徒洎覽舉申輒為侵擾
或營修戍壘或止居民皆是守邊之冗負不顧睦
鄰之大體妄圖勲賞深越封陞今屬省巡遂今按
視備詳端貫盡合拆移爰遣介軺特垂緘報擬侵

入當界地里所起鋪形之處早令毀撤却於久來
元定界至再行安頓豈惟疆場之內不見侵踰兼
於信誓之間且無違爽禧自雄州來知州王慶民
以誓書不許泛使入境拒不得進慶民卒後守周
永清遂納之二月禧到闕以河東地界為言且及
雄州修城白溝驛創箭窻及趙用越境事帝面諭
以三州地界當遣官會北朝官檢視定奪雄州外
城自嘉祐年中因舊繕修固非創築有違誓書今
當罷止其役白溝館舍如果有修營並令拆去固
嘗累飭邊臣不令生事昨趙用擅入北境即已降
停今郭庠侵入本界仍復射傷戍人理須應敵如
北朝近差巡馬乃是創興事端此無可施行者禧

奉詔而退又命韓縝報聘遣太常少卿劉忱等會
其臣蕭素于代州境上往復累月議不決八年三
月禧再來致書言上命縝等乘驛往河東計議禧
必欲以分水嶺為界 帝患之詔詢故相文彥博
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不可許之狀故事使者
留京師不過十日禧過期不肯行 帝遣內侍李
憲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禧猶不從 帝不得
已議先遣沈括報聘樞密院言本朝邊臣照用長
連城為界有公牒六十初無指石長城分水嶺之
文是時彥博等四人皆上章以為不可與地而王
安石言於 帝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
論有無照驗令於分水嶺擗撥遣使持示禧禧乃

辭去往時界於黃蒐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
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
百里七月命韓績等往交新疆元豐初又以索覘
入李福壽之故妄占叛形塞地縱騎入塞踐稼河
東安撫劉舜卿以為言尋捕得逃民王善及妻子
皆蒙塞其耳目械以還之然猶時有亡命者若于
惟孝程詮程岳武備翟公僅輩皆嘗刺其陰事以
報我及告捕姦邏懼而來歸朝廷悉命以班行處
之江南洪基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幸
其臣耶律英弼英弼與太子濬有隙濬畜甲士謀
殺之其母與琵琶工通英弼又引洪基視之母自
縊死濬有遺腹子延禧時未生故免於難英弼益

專恣累封魏王北入諺云寧遠敕旨無違魏王白
帖子其後國相梁益介殺英弼坐死者千餘人乃
立延禧為太孫元符二年遣泛使蕭德崇等至時
方討夏國故為其游說帝亦遣使報之而不從其
請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遣使來吊祭聘賀如故
事明年正月洪基死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
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為壽昌至七
年終廟號道宗詔輟朝禁樂遣使吊祭如故事建
中靖國元年延禧即位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崇
寧中朝廷討西夏夏人求救於遼遼遣使來蔡京
為相諭度所以來之意議先遣使往乞師以塞其
請延禧得乞師之書怒曰我本遣人往南朝和解

今番來借兵用相玩爾五年又遣使來議夏國疆界後乾統十一年改元天慶是歲政和元年也自延禧在位貪縱不道諸國附從者皆有離心四年八月女真首領阿骨打遂叛集所部甲馬二千犯東境寧江州延禧方射鹿秋山聞亂小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帥渤海兵千人討之敗焉遂陷寧江始時州有推易場女真以金珠蜜蠟為市率為州人賤直彊買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至是逞憾殺城民無噍類獲遼甲三千退長白山之阿木河延禧白秋山將之顯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十月遣樞密使蕭奉先之弟殿前都點檢嗣先為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挺勃副之帥契

丹奚兵五千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女真對壘時北方久無事奚契丹聞軍興皆願奮行希賞至挈其孥以從而不設備女真潛度混同江掩擊之嗣先軍張皇未及陣而兵交遂奔潰子女輜重牛羊金帛悉為所得又追襲百里殺都押管安州防禦使崔公議商州刺史邢穎遼人故事漢人不預軍國大議自兩戰之敗始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琳庸皆書生無將略奏言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矣延禧與之十萬命中京上長春遼西四路課民家貲每及三十萬者調一卒富家至調一二百人以十二月為期民多斃產琳庸統御無法器仗聽從便但持刀矛

氈甲備數而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道並
進雜以蕃軍樞密副使耶律幹离朶出涑河路黃
龍尹耶律寧出黃龍路復州節度使蕭涅曷出咸
州路左祗候郎君蕭阿古出好早谷路獨涑河一
軍深入遇敵才交鋒稍卻退幹离打以為漢軍遁
即領奚契丹兵棄營而奔翌日所留漢衆三萬自
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將再戰再敗餘三道軍聞
之各退保其疆不數月盡為女真攻陷蕭嗣先之
敗也士卒多逃歸奉先懼其弟獲罪妄云潰兵畏
誅所至剽掠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延禧從之詔
一切勿問自是出征者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
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奔五年延禧

下詔親征其臣耶律章以延禧不道謀廢之而立
其叔父秦晉國王耶律淳謀泄延禧殺章奴待淳
如初延禧兵至鴨綠江女真縱擊之延禧督戰三
合俱不利衆相隨而潰是歲朝廷遣賀生辰正旦
使至虜庭留兩月不見而還延禧募渤海武勇軍
高永昌等二千入屯白草谷契丹昔滅渤海建為
東京時留守蕭保先為政苛酷六年渤海十數人
殺保先於是武勇軍因之作亂還據東京推永昌
為渤海黃帝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藩州未下張
琳州人也請討之募兵二萬人自顯州進軍攻渤
海永昌兵敗遁入海追斬之緣邊奏虜亂帝屢詔
邊臣毋得輒有所陳邀功生事貽禍邊鄙而童貫

已啓北伐之議會奉使陶悅及前通判保州張翬等言遼雖為女真所挫而上下未叛其國尚立邊臣迎合撰為事端以誤朝聽不可不察乃止先是延禧命叔淳為元帥宰相蕭德恭副之募遼東飢民得二萬人謂之怨軍淳嘗守遼陽得人心欲倚之復遼東未出境而兵亂乃強率衆度遼水欲下潘州急攻未能拔或報女真至乃引還是年夏再命淳會兵防秋至陰涼川聞怨軍兩營以無衣叛十一月留大軍於衛州蒞藜山就糧自領輕騎二千赴顯州討叛者次懿州忽報女真前軍已過乃號召大軍會徽州八年正月與女真遇陣未合而潰淳以麾下五百騎保長泊女真入新川州節度

使王從輔開門降大掠而去又破乾顯等州以馬疲而歸延禧在京初聞敗震懼潛令內庫哀珠玉玳玳五百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五百里馬又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舅甥何憂哉所憂者兵民被害耳及女真歸邊備小寬延禧復自肆女真遂陷黃龍府咸信蘇復五十餘州擄遼東長春兩路阿骨打自號大金國遣人議和約十事邀求封冊為皇帝延禧付南北大臣議蕭奉先等喜自此無患請許之遣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歸州觀察使張孝偉為封冊慶問使備儀物輅冕冊為東懷皇帝阿骨打大怒叱出習烈等腰斬之諸酋為謝乃解猶人答百餘十一

年改元保大是歲宣和三年也金人破上京凡祖
懷慶州乾顯州境內木葉山遼國上世家塋所在
皆焚劫發掘無遺延禧有子四人長曰趙王母趙
昭容次曰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母元妃晉王
賢而有人望蕭奉先元妃兄也欲立其甥秦王文
妃妹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奉先疑二人
欲立晉王譖殺文妃及撻曷里并其妻余覲懼擁
千餘騎叛歸金國時金人悉師度遼而西用余覲
為先鋒二年正月陷中京延禧懼即日出居庸關
入鴛鴦泊尋問余覲至奉先謂延禧曰余覲宗支
也豈欲遼亡哉不過來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
伐其姦謀延禧惑之乃賜晉王死王賢死不以罪

聞者無不揮涕自此衆心益携延禧畏逼率禁衛
五千奔雲中中道稍引去能從者趙三梁王與三
百餘騎幾為敵所及過雲中囑留守蕭查刺曰賊
至矣善守城亟入天德趨漁陽嶺入陰夾山謂奉
先曰誤我至此皆汝之由汝亟去恐人不汝容并
及我奉先慟哭辭去行未十里左右追殺之金人
至雲中查刺迎降陰夾山者在沙漠之北有陷淖
六十里他虜不能至金人駐兵鴛鴦泊經營之涉
歷時月遼人無主命令不通初延禧留張琳李處
溫與叔淳守燕至是處溫與蕭幹挾怨軍郭藥師
等謀立淳三月率燕京民數萬人入府勸進琳有
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溫不可淳出遽被

以赭袍淳慟哭力辭不得已遂僭即位稱天錫皇帝下詔廢延禧為湘陰王燕雲平中上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諸蕃部族延禧主之遼國自此分矣舊有馬數千羣羣以千計皆良馬也上世常擇三萬匹歲牧於雅滄兩境之間謂之南征馬意欲夸示中國及金人入寇民馬衰每匹價至三十萬無鬻者官馬雖多未嘗以頒將士延禧入夾山之後有司悉以羣牧獻于金人唯松漠以北者為大石林牙所有淳既立遣知宣徽院蕭撻勃樞密副承旨王琚來告謝帝以延禧尚在淳安擅得立却而不受初易州涑水入董才沉雄果敢為鄉軍隸官與女真戰敗主將欲

斬之才亡命山谷集衆至千人剽掠郡縣飛狐靈丘入雲朔至崑嵐三界谷來歸知軍解潛以聞詔賜姓名曰趙訥以為閤門宣贊舍人從者皆拜官使詣童貫訥見貫屢言淳可取於是貫決計出師駐于雄州以劉延慶為東西兩路都統制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王稟楊惟忠种師中王珪趙明王志為偏裨辛興宗總西路兵屯范村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光世異景曲奇王育吳子厚為偏裨貫張榜招諭燕民來歸又使歸朝官張憲等入燕諭淳以禍福使之舉國內附淳執而斬之遣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蕭曷魯為西南面都統領于五百人屯涿州新城使王介儒語貫曰欲和即

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兵相見大暑中無徒苦諸
軍也揚可世將輕騎進戰師不利辛興宗等戰于
范村復北乃議班師虜以敗盟責我追至雄州北
風大雨雹我軍不能視薄暮始解未幾淳卒知中
山府詹度言契丹無主燕人願歸國王黼力主再
舉之議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淳
既死私謚曰宣宗蕭幹立其妃蕭氏為皇太后后
既立幹專政國人遂貳其易州守將王琮涿州留
守郭藥師舉二州來降蕭后聞之與其臣議曰事
至於此苟可以託國吾即從之或言女真兵盛勢
不可遏可以休附或言大宋百年歡好信誓可倚
后曰二說皆可行乃遣使二國令蕭容韓昉等使

于我又令章言中使于金皆奉表稱臣妾昉至童
貫蔡攸以其止納款麾去之曰非納土不可昉笑
曰納款即納土也乃以表聞初李處溫謂中國可
仗說蕭后納款且密約貫攸欲以后及燕山來歸
貫攸不能周旋其間事寢泄或詣后告之后殺處
溫而拒王師貫攸乃令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趨
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
州時兵衆五十萬進駐盧溝河契丹四軍蕭幹亦
於燕城十里外築壘與我師相拒日遣騎渡河擊
我嘗縱兵犯中軍藥師言四軍者既以全師抗我
則燕必虛宜遣輕騎襲之延慶即用其策選常勝
兵并西兵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銜枚而進

質明常勝軍五十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
繼至下令曰燕人盡降契丹盡殺不意契丹兵尚
多而我師已驕所至紛然肆掠藥師遣人諭蕭氏
使降不從我師與虜合戰至晚不解蕭幹知我師
入燕亟求救或告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
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望之則燕王塚上立
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鬪藥師屢敗
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
百騎而已時大軍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
千得漢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
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為應
殲之無遺陰逸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遁衆軍遂潰

自相蹂踐而死幹遣騎來追至涿水北乃回自熙
寧以來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十二月金人陷居庸
關蕭后率蕭幹等遁左企弓等迎降后東走至松
亭關議所向大石林牙欲歸延禧蕭幹奚人也欲
往其國淳之壻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見
之有何面目林牙命牽出斬之於是契丹軍從林
牙奚軍從幹林牙挾后見延禧延禧先已下詔追
削淳官爵貶后為庶人改姓虺氏矣至是殺后而
赦林牙幹僭號大奚國神聖皇帝領衆出盧龍嶺
攻陷景蓊燕山安撫使王安中遣郭藥師討斬之
延禧鳩集散亡勢少振帝間使胡僧與之約許迎
至京師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于間

實以女樂三百延禧大喜會阿骨打死弟吳乞買
立其將粘罕自雲中東歸以兀室代主兵延禧謂
其去又得大石林牙兵陰山以三萬騎助之謂天
且中興欲擣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自金
虜入長春遼陽車駕跳奔當兵力全盛時不能一
戰今舉國為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畜銳
待時毋輕舉以取辱不聽林牙稱病不行四年冬
延禧携后妃二子及宗屬出夾山南下武州兀室
盛兵遮其歸路戰于奄遏下兀室復千騎山間出
後顧之驚潰延禧奔山金人盡得其妻子延禧計
窮欲投夏國夏人不敢納乃之小鞞鞞五年正月
與金國將婁宿遇時從騎尚千餘有金鑄佛像長

丈有六尺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竟為所及婁
宿下馬跪於前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吳乞買封為
海濱王處之長白山東凡在位二十五年踰歲而
死契丹由是遂亡自阿保機至天祚凡九代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六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七

鄆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柳
 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
 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
 略可汗常以吐屯潘垵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
 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
 千里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斃水蓋犢子山其土
 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
 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
 禽獸又多蛟蚘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為二

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噓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
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
牛車蘧蔭為室如突厥氈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
棧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
則屈木為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為席
編木籍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
造酒食取言語與靺鞨同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
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
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柵人死則置屍其上
居喪三年其國無織取給於高麗自南室韋北行
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渠帥號乞
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

死饒驫鹿射獵為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
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補貂為業冠以
狐貉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
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
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
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
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
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
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北室韋
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訥婆窩室韋
達木室韋駱駝室韋並存柳城郡之東近者三千
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

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隆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太曆中十一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殺掠而去大和中三朝獻大中中一來咸通時大酋坦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失傳

地豆于

地豆于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不絕齊時亦入貢

烏洛侯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為之其俗繩髮衣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歲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貊水東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入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大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

契丹北與烏丸為隣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士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至北韋鈔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霄

霄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隣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為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

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為

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

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屨履縛之足下履先叶反履巨

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

走如船馬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

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

剪髮樺皮為帽唐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

與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

為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謝玄帝賜袍帶不三

年為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廷後朝京師拜左武

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數尺深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阻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寮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蟬遣其子

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入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喙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回紇

回紇莫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霄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疆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

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
阮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俟斤
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
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
足羊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材
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
附為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
羅渾性巖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繇是寔盛與薛
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欲遣谷設領騎十萬討
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
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號活
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唐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

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菩薩死
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
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
宗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
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其下麕駭鳥散不
知所之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
飲高會引是渠長等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
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
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為龜林思
結部為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臯蘭州斛薛為
高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
鷄鹿州思結為蹄林州白雪為寘顏州其西北結骨

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玄闕州東北俱羅勃獨
龍州皆以首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
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
素立為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玄金魚符黃金
為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珎
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坵置朱提
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坵趾注之瓶轉受百
斛鐐盞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
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
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
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為唐
臣乃詔磧南鷲鷄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

馬湏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為賦乃拜吐迷度為懷
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臺似
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軍司馬之
號吐迷度後為烏紇所殺子婆閏襲父所領婆閏
死子比栗嗣龍朔中以燕然都護府領回紇更號
瀚海都護府以磧為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比栗
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
地故回紇與契苾思結渾三部度磧徙甘涼間然
唐常取其壯騎佐赤水軍云獨解支死子伏帝訇
立明年助唐攻殺默啜於是別部移健頡利發與
同羅霄等皆來詔置其部於大武軍北伏帝訇死
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奭誣暴其罪流死懷州

當此時回紇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
然共殺君臭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久之奔突厥
死子骨力裴羅立會突厥亂天寶初裴羅與葛邏
祿自稱左右葉護助拔悉密擊走烏蘇可汗後三
年襲破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
骨咄祿毗伽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南居突厥故
地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
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
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咄羅勿葛曰貊歌
息訖曰阿勿啗曰葛薩曰斛盟素曰藥勿葛曰奚
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
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密葛

邏祿總十二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
以二客部為先鋒有詔拜為骨咄祿毗伽闕懷仁
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冊使者使者出門升
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凡冊可汗率用
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頡跌羅
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負外大將軍斥地愈
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太漠盡得古匈奴地裴
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
使者入朝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
煌郡王承寀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
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
蕃破之又令其太子葉護將四千騎來帝命廣平

王見葉護約為兄弟從王進戰破賊收長安進復
東京回紇大掠東都廣平王令耆老以繒錦萬疋
賂回紇乃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宴賜甚厚詔進
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
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黑衣大食酋閣
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
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覈為英武威遠
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
送公主之其國既至可汗驕倨不拜瑀折之可汗
慙乃起奉詔拜受冊翌日尊主為可敦瑀還獻馬
五百疋貂裘白氈等乃遣王子骨覈特勒宰相帝
德等率騎三千助討賊明年骨覈與九節度戰相

州王師潰帝德等奔京師帝厚賜慰其意乃還俄
而可汗死葉護太子前得罪死故次子移地健立
號牟羽可汗明年使使入朝代宗即位以史朝義
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好且發其兵使者至回
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祚有喪國無主且亂請回
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回紇已踰
三城見州縣榛萊烽障無守有輕唐色乃遣使北
收單于府兵數以語凌斬清潭清潭密白帝回紇
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
視軍遇于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千孺弱萬餘馬與
可敦偕來可敦僕固懷恩女帝令懷恩與回紇會因遣使
上書請助天子討賊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

進子昂與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中書舍人韋少
華為判官東會回紇于陝州王往見之可汗責王
不舞蹈庭詰至再子昂等固拒之回紇君臣度不
能屈即引子昂少華琚榜之一百少華琚一夕死
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
止之於是懷恩與回紇及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
之進收東都可汗遣使賀天子其兵留河陽屯三
月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與朝義拏戰蹀
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初回紇至陳京放兵
攘剽至是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抄含光門入
鴻臚寺詔加可汗可敦冊命遣王翊就其牙冊之
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寶封二萬戶以其左殺右殺

為王其酋長十都督皆封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
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
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詣其營遺以纏
頭綵三千且讓之酋長驚服曰懷恩詭我曰唐天
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公無恙吾等
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弟也願赦
死於是子儀持酒與盟而飲與唐兵擊退吐蕃俘
獲甚衆令胡祿都督等二百人皆來朝賜與不可
計大曆三年可敦卒遣使吊祠明年以懷恩幼女
為崇徽公主繼室遣使冊為可敦賜繒綵二萬時
財用屈稅公卿羸橐它給行回紇之留京師掠女
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詔劉清潭慰諭復出暴市

物有司不敢詰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為償六千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入東市縛送萬牟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狀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陘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曲防敗績殘殺萬人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德宗立使中人告喪且脩好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使者不為禮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闔有

如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并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即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建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會酋長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錄等還國裝橐係道留振武三月拱擬玠豐費不貲軍使張光晟陰伺之皆盛女子以橐光晟使驛吏刺以長錐然後知之已而聞頓莫賀新立多殺九姓胡人懼不敢歸往往亡去突董察視嚴亟羣胡獻計於光晟請悉斬回紇光晟許之即上言回紇非素疆助之者九胡爾今其國亂兵方相加而

虜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不以此時
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謂借賊兵資盜糧也使裨校
陽不禮突董果怒鞭之光晟因勒兵盡殺回紇羣
胡收橐它馬數千繒錦十萬且告曰回紇扶大將
謀取振武謹先誅之部送女子還長安帝召光晟
還以彭令方代之遣中人與回紇使聿達于往言
其端因欲與虜絕敕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
歸突董等四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令
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干迦琚坐責休等殺
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光晟鬪死非天子命又曰
使者皆負罪死唐不自戮何假手于我耶良久罷
去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謂休曰

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
猶以血濯血徒益汙吾以水濯血亦善乎為我
言宥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散支
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繒後三
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畜前恚未平謂宰相
李泌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
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
毋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
位必償怨乃謀先寇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
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翦待天子命
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為
無罪矣今其請和必舉部南望陛下不答怨益深

願聽昏而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
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
者帝從之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
主下嫁明年可汗遣其宰相等來迎時可汗上書
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
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為回鶻言捷驚如鶻然
詔以嗣勝王湛然為昏禮使且將冊書拜可汗加
號并冊公主為可敦貞元五年可汗死子多邏斯
立詔遣使冊為可汗初安西北廷自天寶末失關
隴朝貢道隔伊西北廷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節度
留後郭昕數遣使奉表皆不至貞元二年元忠等
所遣假道回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昕等皆為

大都護自是道雖通而虜求取無厭沙陀別部六
千帳與北廷相依亦厭虜哀索皆密附吐蕃故吐
蕃因沙陀共寇北廷頓于迦斯與戰不勝北廷陷
葛祿又取深圖川回鶻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
是歲可汗死其弟自立為國人所殺以可汗幼子
阿啜嗣詔遣使冊為可汗是歲回鶻擊吐蕃葛祿
於北廷勝之來獻俘十一年可汗死無子國人立
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遣使來詔冊命如故事永貞
元年死遣使吊祭冊所嗣為可汗元和初再朝獻
三年死詔冊其嗣為可汗遣使者來請昏禮部尚
書李絳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
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恃臣閉壁憚戰邊

人拱手受禍又淮西吳少陽垂死若無北顧憂可
乘其變發諸道討平之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
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又東南大縣賦歲二十
萬緡以一縣賦為婚貲非損寡得大乎帝不聽穆
宗立回鶻又固請昏許之俄而可汗死遣使冊所
嗣為可汗可汗乃遣使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
二萬橐它千四夷之使中國其衆未嘗多此詔許
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以太原公主下降主憲
宗女冊為可敦時裴度方伐幽鎮回鶻以兵三千
佐天子平河北賊議者懲創前患不聽兵已及豐
州使者厚賜乃去敬宗即位之年可汗死其弟立
遣使冊為可汗文宗太和六年可汗為其下所殺

從子胡特勒立遣使冊為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
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
駁特勒為可汗方歲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未
及命武宗即位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
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
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駁職尼特勒十五部奔葛邏
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
介特勒為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
大和公主又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故遣使者達
于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于殺之劫主南度磧
邊人大恐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伽
關拒卻之宰相李德裕建言回鶻曩有功今飢且

亂可汗無歸不可擊宜遣使者贍安之帝用兵部
郎中李拭行邊刺狀於是其相赤心與王子盟沒
斯特勒那頡啜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亦遣使者
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又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
振武居公主可汗帝乃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
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令中人
好語開諭又詔使者持冊往潛稽其行須變明年
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
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自如乃召諸道兵合討盟沒
斯以赤心奸桀難得要領即密約天德戍將田牟
誘赤心斬帳下那頡啜收赤心衆七千帳東走振
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關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

之悉得其衆那頡啜走烏介執而殺之然烏介兵
尚彊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間門山而特勒兀俱遮
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佉衆三萬因仲武
降盟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而
可汗已攻雲州劉沔與戰敗績盟沒斯率三部及
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詔拜盟沒斯為右金
吾衛上將軍爵懷化郡王其酋阿歷支等皆拜郡
公盟沒斯請留族太原率昆弟為天子扞邊帝命
劉沔為列舍雲朔間處其家可汗遣使者籍兵欲
還故廷且假天德城帝不許可汗恚進略大同川
轉戰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北盟沒斯等
既朝俱賜姓李氏名盟沒斯曰思忠於是詔劉沔

為回鶻南面招撫使思忠為西南面招討使沔營
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朝等以兵出振武與沔
等合稍逼回鶻思忠數深入諭降其下沔思忠等
與回鶻戰屢破之烏介方薄武石雄馳入夜穴壘
出鏖兵烏介驚引去雄遇公主奉主還降特勒以
下衆數萬可汗收所餘往依黑車子詔窮躡其後
仍啗黑車子以利募殺烏介初從可汗亡者既不
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飢寒裁數千黑車子
幸其殘即殺烏介其下又奉其弟遏捻特勒為可
汗思忠等以國亡皆願入朝見聽擢為左監衛上
將軍稟奉賜第分其兵隸諸節度遏捻可汗哀殘
部五千仰食於奚大酋碩舍朗大中初張仲武討

奚破之回鶻寢耗滅所存名三貴臣三百餘轉依
室韋仲武輸令羈致可汗遏捻懼挾妻葛祿子特
勒妻斯馳九騎夜委衆西走部人皆慟哭室韋七
姓折回鶻隸之黠戛斯怒與其相阿播將兵七萬
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遺帳伏山林間狙盜諸
蕃自給稍歸厓特勒是時特勒已自稱可汗居日
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抵靈州
省其酋長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京師帝即冊拜盟
祿登里邏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後十
餘年一再獻方物懿宗時大酋僕固俊自北廷擊
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于米懷
王朝且獻俘因請命詔可其後王室亂貢會不常

史亡其傳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
請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為國仇舊矣自
會昌時伺邊羽翼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以冀幸
不可開也遂格不報然其國卒不振時時以玉馬
與邊州相市云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
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自唐以女妻之後代猶呼
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
都督周易言等來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
等官爵遣還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
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使冊為英義可汗是歲仁
美卒弟狄銀立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
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使來朝明宗冊為順化

可汗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
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
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犂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
羚羊角碯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蜀氈駒駝之草
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
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
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公以為禮婦人總髮為
髻高五六寸以紅絹覆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
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
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嘗以馬
市中國其所賣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
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

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
却之仁裕卒子景瓊立宋建隆二年景瓊遣使朝
獻三年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乾德二
年遣使貢玉百團琥珀四十斤犛牛尾貂鼠等三
年又遣使貢方物開寶中累入貢其宰相亦來貢
馬大平興國二年遣使詔諭甘沙州回鶻可汗外
甥賜以器幣招致名馬美玉以備車騎琮璜之用
五年及雍熙元年俱入貢端拱元年九月回鶻都
督石仁政磨囉王子等四族並居賀蘭山下無所
統屬蕃部入貢多由其地磨囉王子自云向為靈
州馮暉阻絕由是不通貢奉今有內附意各以錦
袍錦帶賜之至道二年甘州可汗附國來貢方物

因上言欲同率兵助討李繼遷賜詔優獎之咸平
四年可汗遣使來貢自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
山有小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得
縛繼遷以獻降詔嘉諭之景德元年入貢四年入
貢又遣僧來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錫名
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其使者請
從祀汾陰其年秦州回鶻安密獻玉帶於道左既
而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蕃兵立功皆首領請
加恩賞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
補署先是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夜落紇貢奉多為
夏州鈔奪及宗哥族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接送
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既而喃廝囉欲娶可汗女

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為仇敵復阻貢路八年可汗遣使乞慰諭宗哥使開朝貢之路從之天禧二年都督安信等來朝四年又遣使同龜茲國可汗使來獻大尾羊初回鶻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甘州遣使來貢方物六月詔封甘州回鶻外甥可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各遣使入貢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為軍主歲給綵二十匹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敕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

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入蕃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為賀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八

鄯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
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唐貞觀七年太宗以
鼓纛立利娑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缺望謀并其
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
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
魯統之西突厥寔疆內相攻其大會乙毗咄陸可
汗建廷鏃曷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
處月居金婆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

號沙陀突厥云吐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
西都督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
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
部廷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
屬求徵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
引兵擄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
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
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滎池都
督府即處月地置金蒲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
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
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吐陸部以彌射為都護龍朔
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

勒授黑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為金蒲州都督
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
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蒲州都
督封其母鼠尼施為鄯國夫人輔國累壽永壽郡
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
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
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
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廷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
道出回紇而虜多魚擷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廷
者亦困其暴斂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
共寇北廷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為軍大
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為前鋒久之回鶻取涼州

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為唐臣不幸陷汧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鞬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哀癈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悍虜為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

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州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執宜以軍從討王承宗有功進蔚州刺史王鏐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計吳元濟詔執宜隸光顏軍有功授檢校刑部尚書入朝留宿衛後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執宜死子赤心立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潞誅劉稹俱從軍有功遷朔州刺史仍為代

北軍使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回鶻殘衆寇河西詔諸軍進討沙陁常深入赤心所向虜輒披靡始沙陀臣吐蕃其馳射趨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由此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戍皆罷乃迁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龐勛亂以突騎從軍討平之進大同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賜第京師後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三仙芝陷荆襄以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歉文楚賸用度下皆怨邊校程懷信等與國昌子克用謀執文楚殺之擄州以聞共巧以克用為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渡江朝廷度

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等討無功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取其貨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東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俾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為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瘡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為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

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州國昌敗與
克用舉宗奔北鐸密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傑大
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即倡
言今黃巢北寇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
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巢攻潼關入京
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陁都督李
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
存屯感義軍克用容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
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
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隴西士踞縱友金不能
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名宿將且無功吾兄司
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僑成北部

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
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
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
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萬人趨代州詔克用還軍
朔州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
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即以衆三萬騎五千而
南於是國昌守代州克用破巢賊收復京師功第
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為代北
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使光啓三年國
昌卒昭宗即位封克用晉王後卒子存勗嗣討滅
朱友貞復唐祚是為唐莊宗

骨利幹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
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
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脾熟
東方已明蓋近日入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
詔以其地為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
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厚禮其使龍朔中以
玄闕州更初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
朝

黠戛斯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者北白山
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
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為右賢王衛律為丁零王

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
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為
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圻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
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
積雪入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為不祥黑
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趨仇
男子有勇黠其手女已嫁黠項雜居多淫佚謂歲
首為茂師袞以三袞為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
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
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為麵糜糝以三月種九月獲
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為
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為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

馬骨吐黃羊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驢尾大而黑
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鴈
鷺鳥鷓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
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號迦沙為
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
折木為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傳肩可捍矢刃其君
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尚赤餘以部落
為之號服貴貂豹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釵銳頂而
卷末諸下皆帽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
衣毳氈錦蜀綾蓋安西北廷大食所貿售也阿熱
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為帳號密的支它首領
居小帳凡調兵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為賦

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于六等宰相七
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負
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觱
篥盤鈴戲有弄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
祭無時呼巫為甘昏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
計喪不務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踰歲而為
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為覆其文字言語
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
盜者皆斷首子為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
牙至回鶻牙所橐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
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鷺鷥泉泉
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

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
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河偶艇以度
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東至木馬突
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為頡斤
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屋
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堅昆之
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疆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
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
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
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
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
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拔身

入朝以其地為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
即為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
方物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為回紇所破自是不
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為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
赤面云常與大食吐蕃葛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
者畏回鶻剽鈔必往葛祿以待黠戛護送回鶻授
其君長阿熱官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回鶻
遣師伐之不勝阿熱恃勝詬之回鶻不能討其將
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
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
牙牢之山之南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里阿熱
以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為回鶻烏介可汗

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復遣使上書言狀行三
歲至京師武宗大悅以其窮遠能修職貢班渤海
使者上遣使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
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李德裕上言今黠
憂斯大通中國宜如貞觀時為王會圖以示後世
從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
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
帝令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
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蓄可
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憂斯冊君長
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
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憂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

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
今幸衰亡又加黠憂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
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憂斯為英武誠明
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後之朝
聘冊命史臣失傳

僕骨

僕骨亦白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入
地最北俗梗驚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
陀滅其酋娑匄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
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州都督
唐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
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葛邏祿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刺二熾俟或為婆匄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侃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熾俟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為玄池都督府即用酋長為都督後分熾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也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彊甘於闐廷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密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阿史那施於北廷奔京師葛祿

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於是葛之處烏德健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討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寔盛與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恒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于朝

駁馬

駁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疋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稍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

消逐陽坡

及浦波

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

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為衣少鐵器用陶

瓦釜及樺皮根為盤盃隨水草居止累木為井欄

樺皮蓋以為屋土床草蓐如氈而寢處之草盡即

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駁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

其乳駱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兒類結骨而

言語不通唐永徽中遣使朝賀

突厥謂駁馬為曷刺亦名曷刺

鬼國

鬼國在駁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

著渾剥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相同口在頂上

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取鹿皮及蛇駁馬國南三十

日行至突厥施二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檐

部落其駁馬鹽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

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

奉酋長

杜氏通典傳弈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

石其酋劉元海覆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

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秃髮氏拓跋

氏宇文氏高氏符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袵

遮擬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

肉籬詫丑亞曰當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

可刈草也羗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
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
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
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羗分散
各還本部部至數萬故符姚代興鮮卑既入中
國而蠕蠕擄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饑
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
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
相與婚姻高氏娉蠕蠕女為妻宇文氏以突厥
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事之
錦衣玉食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
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

喪勞面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
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
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
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
時有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
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
也自漢魏以來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
喻其解辮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
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
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
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冊於武皇江
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晉

武不納二臣之遠冊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
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前
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
隱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
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
學門服胡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衣冠之
儀日覲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
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
以經略之功令其展効虛矜其首丘之志放使
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
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狼子狐恩旋
生於過後乃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

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
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
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
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
來子及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
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
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
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云
失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
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
尚不可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是
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太史公

嘗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帝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裘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

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入繒綵翹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至彌崔懿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劉起居貺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獫狁內侵命將征盡境而還譬蚊蚋螫人驅之而已是為中策漢武輕賫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尅是為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為無策自古無得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搢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脩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

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城不選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歛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異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弃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又過千金安在其不弃質而失重利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踈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王禦蠻夷之常道

也既以為嚴尤之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也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筭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既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湮城全國

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脩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雷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地役三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既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柰何弃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告趙王及吕后言趙

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
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而
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
且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與其不與外祖
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
為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紆歲月之禍以息兆人
之勤耳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衆莫
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
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為下
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于昭宣武士
練習斥侯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
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

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
三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
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
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
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
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
胡媼並為戎妻媼鳥反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
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
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聲味之性使漸習華風
反令婉冶之姿駁節異類其為垢辱可勝道哉
漢之君臣常莫之耻東漢至曹馬招來羗狄內

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酋千口之
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
童乘羊之隸齎毳毼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
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
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
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蹙當其
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
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為羗胡服役且
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為政者誠能移其
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
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
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為而弃同即異與頑用

器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
之正氣貺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
者為不能臣妾也聖上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
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
狄也稱漢代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
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貺故曰嚴尤之議
辯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
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
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况於禽獸夷狄乎夫奇
貨內來即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
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
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

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
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
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
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
楛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
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
太官之八珍大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
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減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
明士卒不習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
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
則去錦纈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
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倍張騫使西域得

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為鼓吹東漢魏晉樂
則胡笛篳篥御則胡牀食則羗炙貂炙器則蠻
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
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
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
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
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
凶寘之度外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
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貺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
盡者四夷之猾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
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
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

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為冤酷薛補闕上
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
易悅華夏服玩聲色或窺圖史兼達古今如有
劉元海之徒終成大患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
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為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
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
耳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八終

